

稻田

□浙江杭州 桑飞月

深秋,江南又美成了一幅画。这画与春时、夏时皆不同。江南春时是水墨画,夏时为水彩画,至深秋,则又变成了用色厚重的油画。为这油画打底的,是璀璨流金的稻田。

居江南十余年,时光已将我变成了一个稻田粉。每至深秋,都会抽空去乡下看看稻田。虽已看过多次,再看,心情依然会像大海一样澎湃。

看稻田,可以有多种方式。一是把它当成一幅画,进行静态欣赏。静态欣赏时最好站得高一点儿,这时你会看到,远山如黛,在远山与自己所处的位置之间,是黄黄绿绿的格子布。格子布上,还点缀着一些锈红色的塔状水杉。南宋诗人白玉蟾有诗曰:千山万山翠打围,稻田万顷如棋局。描绘的就是这场景。

此外,你还可以让人开车在乡间小路上边走边浏览。这时的稻田是动态的,像电影,亦像一片黄绿色的汪洋,它在通过与各种事物不断合影的方式在你面前迅速出现,又迅速消失。有时看着看着,你会忍不住停下来,只看那一帧。比如

有一天,在从建德回来的弯曲山路上,我看到了山坳里的稻田,绿一块,黄一块,像拼色花围巾,围住了青黛色的山峦,围住了粉墙黛瓦的村庄,而那村庄附近,还有袅袅青烟升起……

水稻的种植和小麦不大一样。一个村的小麦几乎是同一时间种下的,前后相差不过两三天。成熟时,一场热风就把它们全吹熟了。水稻则是一块地整好了就灌水插秧,插好后再去打发另一块,相差几天都没关系。故而,水稻接近成熟时,田野里就青一块黄一块的,如棋盘、如格子布。再过些时日,它才会全部变成金黄。

稻米有白色的,也有紫色的。将紫色的水稻种在普通稻田里,就能种出字和图案来。这样的稻田,要站到高台上看才好看。

水稻成熟时,通常也是菊科植物开花时。于是,江南人还常在稻田边上种花,种波斯菊、百日菊等。这时,就要沉浸式地赏稻了。

在我看来,稻田比麦田好看。麦田的黄,是焦黄,或者枯黄。而

水稻的黄,则是金黄,外溢着灿烂与明亮。

说到金黄,不由得想到了梵高的画。梵高绘画,用色多暗淡,只有当他面对自己喜欢的事物时,才会用到亮色,如金黄。

抑郁与挫折,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。我对付它们的方法是,去看江山、看稻田、看浩瀚壮美的事物,相比之下你会发现,那些令你烦恼的人与事,会显得非常渺小与微不足道。

稻田里,也总会有一些稗子草。稗子为争夺稻田养分,最初伪装得和水稻几乎一模一样。到了收获季节,区别就来了,此时沉甸甸的稻穗低下了头,稗子却高高地从稻田中扬起头,仿佛它是主角。但作为一名赏稻者,我是压根不会注意它们的。我喜欢的只是稻田,那些由一棵棵水稻组成的稻田。

深秋已经抵达,水稻已金黄,此时你若有空,不妨来看看江南的稻田,看看我们的大地,它是那么的壮美、辽阔。它也让我们感到了做一棵渺水稻的自豪。

故园思

□上海 刘新宁

“永安”这个词还是从父母那里听到的,与它有关的事也多半来自亲人的讲述,直接留在记忆里的切身经历只剩下了零星模糊的片段。这些都源于我离开那里太早,当时只有5岁。但它毕竟是我的出生地。就是那个叫“永安”小村的土地接纳了我的降生吗?我常这样想。想着想着,感激与敬爱之情便油然而生,难怪人们要把生养自己的土地比作母亲。

在10岁时,随父母回了一次故乡,远远看到一条土路连着的村落。走近了,是土的墙,土的房,土的街衢,一切都那么土。这让我太失望了,我心中至亲的乡村,就是这样吗?寻到我出生的小屋,低矮颓败,竟也有人接续这里的灶火,手里拿着一把柴草的主妇瞪着陌生的眼睛看着我们。这曾熟悉的房宅村落虽然唤醒了许许多多记忆,我还是急着

要逃离。母亲,我做了不孝的儿子。

30多年过去了,站在40多岁的人生路旁,翻着一本《秋之韵》,合上书,想起许多人许多事。我做不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潇洒,也难成就生的伟大、死的光荣的英名,但我不能枉来人世一遭。天之生我,于斯为何?我不禁发问。我急急换上衣服,锁上门,拖着妻儿直奔我心中的那方圣土。

乡关近了,公路比当年宽坦许多,路上的车也远胜昔日,青砖碧瓦矗立前方,一片繁荣。我是在路边杨柳的浓荫下走进故乡的,这些杨柳也可看作旧时的桑梓吧。

拉着妻儿走在小村的路上,村里的人瞪着陌生的眼睛看着我们。好不容易找到当年生我的地方,已是一所高大宽敞的砖宅,这原在村头的故址由于小村的扩建已远离村口,但那合抱的大树依然故我。

问一老人,果是那有着80年历史的老槐。我极想向他介绍一下自己,问他是否知道我,哪怕我的父母,但妻止住了我:“你又不是功成名就、衣锦还乡。”我有些赧怒,“这是封建意识。”“那你干出点事业也好。”妻的话像戳破了一层纸,回乡寻根的心意由此一泻而出,再明朗不过。

在生我的旧址的砖房里走出一对夫妇,带着一个和儿子一样大的孩子。我向他投去了深长的目光。

我抚摸着老树的躯干,只有你目睹了我的出生、离乡、当年的归来、今日的重归。你渐渐长成参天大树,我却愧对家乡的桑梓。树上的一只鸟儿“突”地飞走了,我目送它到遥远。一片叶子飘落了我,我把它拾起。儿子想拿去做书签,我没给他。这片叶子是我的,他长大了有他自己的。

深秋木芙蓉

□云南泸水 和智楮

老屋的院子西面,有个不大的花园。

花园虽小,却种满了各色繁花。海棠、月季、腊梅、菊花、茉莉、串串红……春夏秋冬里,次第盛开,姹紫嫣红,缤纷着老屋的四季时光。

在这些燕环肥瘦、香飘四溢的群花当中,有一株位于围墙边上的不知名的花,最是引人眼球。它枝繁叶茂,有三米多高,不但占据了小花园的半壁江山,而且花型硕大,风姿绰约,甚是独特。

此花春季时,梢头嫩绿,一派生机盎然;夏季里,绿叶成荫,浓荫覆地;到了秋季开花后,花团锦簇,形色兼备;冬季退去树叶,又尽显扶疏枝干,寂静中孕育着新的生机。一年四季中,各有风姿和妙趣,使得小花园里的其他花卉只能依附在其身旁,或仰视或艳羡或钦慕于它,皆不能与之抗衡。

儿时,我常在小花园内流连忘返,虽不知此花的名字,却对它一直情有独钟。因每年入秋后,它总会开出满树繁花,大朵大朵的花朵,鲜妍端庄、明艳动人,一天内可呈几种颜色。清晨是白色的,中午转成桃红色,傍晚又变成深红色,甚至连阴天和晴天颜色也是不同的,很是神奇。我便私下里称它为“变色花”。

“变色花”这个名字和老屋的小花园一起陪伴我度过了整个欢乐的童年时光。

搬离老屋很多多年后的一个深秋,去公园游玩,经过一池秋水时,水畔的一树繁花,突然穿过滚滚人潮轻笑着扑入我的眼帘。仿佛老屋当年小花园里的那株“变色花”,越过遥遥时空,越过千山万水,一路来到这秋水之畔,眺望等待着与我的重逢。也就是在那天,我终于从旁人口中得知,它叫“木芙蓉”。好一个清丽婉转的名字!

娇而不媚,艳而不俗!

我知道了它那名字的由来。因其花或白或粉或赤,皎若芙蓉出水,艳似菖萏展瓣,故有“芙蓉花”之称,又因其生于陆地,为木本植物,故又名“木芙蓉”。也知道了由于其花晚秋始开,霜侵露濡却丰姿艳丽,占尽深秋风情,它还被称为“拒霜花”,那份高洁坚贞的气质,深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。甚至还知道了它颇得五代后蜀主孟昶的爱妃“花蕊夫人”的青睐。当年为博美人一笑,孟昶曾在成都内外遍种木芙蓉。而“花蕊夫人”对爱情的忠贞不渝,也为它的前世染上了一抹感人的绚丽。

不与万木争春色,不与百花争妍丽,仿佛一季的纵情绽放,只为在风霜中,用灿烂的生命色彩,点亮着整个世界。那天,我迟迟不愿离去,与它久久相望。我知道,从此以后,每年秋天,我便有了一个魂牵梦绕的好去处。

沂蒙山上

□苏州 徐建平

车子开进沂蒙山区,一边是巍巍群山,一边是湖光粼粼,真是有山有水的好地方。一凉亭旁的砖墙上有一排红色大字“沂蒙山小调诞生的地方”,这里就是沂蒙山小调诞生的地方费县。《沂蒙山小调》耳熟能详,“人人那个都说沂蒙山好,沂蒙那个山上哎,好风光……”

继续前行,不多时到了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区景区,一条巨大的红丝带雕塑映入眼帘,仿佛飘落在台座上,在夕阳的照耀下格外醒目,映红了整个山谷。

第二天一早,看远山笼罩在云雾朦胧中。乘上观光车,沿着山路缓缓前行,路旁小溪中的白鹅自由自在逍遥着,来不及细细玩味沿途的风景,一会儿来到了索道口。坐上缆车,耳边传来了沂蒙山小调,缆车把我们送到了山上。站在缆车外的观光平台上,能见度只有二三十米,也看不到远处的景色,有一点失落。

转身拾级而上,我们登上望海楼,站在云雾缭绕的走廊上,望东海眼前是一片雾蒙蒙,也分不清哪个是天哪个是水,真正是水天一色。

下楼往人行悬索桥方向走。前面也不分清东西南北,只感觉在云里雾里。踏上悬崖栈道,踏上“齐鲁”大地,一只脚在齐国,一只脚在鲁国,仿佛置身于整个世界。

沿着悬崖栈道曲曲折折来到了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。套上脚套,踏上悬索桥,心中充满了惊奇

糖桂花

□安徽肥西 周芳

朋友发来图片,新泡的桂花茶。汤色红亮,应是丹桂。因是新鲜的花粒,它们鼓胀着,挤挤挨挨,簇拥在杯底。

母亲去世后,每年我都会做一瓶糖桂花。并不是特别馋这一口,我心里明白,我是以这种方式,纪念陪伴过我的人。

母亲喜欢各种花,尤其是会开花的花。以前,我家院子里有棵金桂小苗,长成一棵大树,再年年开花,都是母亲的功劳。别人只是把桂花当花看,母亲则给我们做了一回又一回的糖桂花。

当幼小的花蕾在叶腋间探出头脑,母亲就开始围着桂花树转着、看着,甚至夸张地凑近闻着。她笑着说,今年的花,又要开疯了。米粒般的花陆续绽放,我们等不及了,要做糖桂花啦!母亲则是一推再推:不急不急,看花开得多好,真是舍不得呢!母亲是真的不忍摘花,她常说,所有的花,花期都短,在花脱离树的一瞬间,“叭”的一声,生命就结束了,就让它长在该长的地方,我们有花看,有香闻。

我们姐妹几个可是不管这些,趁母亲不在家,拿报纸铺在地上,轻轻摇动桂花树冠,桂花如雨簌簌下,不一会,已经铺满厚厚一层。

母亲回来,只能笑骂几句。她小心收集桂花,淘洗后放在竹筛里,拣去花梗、残花和树叶,摊在

与喜悦。前面有一段高高悬空的玻璃路,踩在上面有点紧张,但心中坚定了信念,不管多难都要勇敢地走过去。终于到达了桥的另一头。

来到玉皇宫,我们在“独据之胜”之前留影,我的意思理解为,悬崖险地攀登者稀少,能站到这里就意味着胜利。继续向前,穿过一线天,忽然之间眼前一亮,太阳露出笑脸,云开雾散。

站在悬崖栈道上,望望远近近从云中露出来的山峰,都像来来往往飘浮飞动的飞来峰一样,有的涌出,有的沉没,转眼之间千变万化。

我想人生的道路就像眼前的风景一样,有的走没了,有的涌出来了,请自当珍惜当下,善待每一个身边的人。沿途的每一棵树,每一棵小草,都似乎快乐生长着。

来到了刻着百寿图的石壁。在石壁旁,我们稍作休息,身后带着小孩的几个家庭,也兴致勃勃赶来了,我们相互问好。前面下山是南门出口处,还有许多风景像玻璃观景平台等没有观赏,大家看看时间已到中午了,决定返回再去看悬索桥和望塔楼。

返回,对岸的望海楼仿佛就在眼前。此时的悬索桥清晰可见,当重新踏上悬索桥时,心情不言而喻。

脚下的山沟一览无遗,那种兴奋的感觉从心头自然冒了出来。过桥去望海楼,只能从山的右边悬崖栈道行走,山上的树林里,不时传来“叽叽喳喳”的鸟鸣声,仿佛它们也在唱《沂蒙山小调》。

太阳底下晾晒,一天下来,桂花就过完了花的一生——原本金黄的一层,变得干缩发暗,颠一颠,只有一小捧。做糖桂花也是有仪式感的。晚上,母亲把家里收拾停当,便来专心腌制了。她拿出早准备好的干净瓶子,一层白糖、一层桂花地铺着,间或再晃晃,排排空气,只要装到八九成便可。我们围在她身边,屏息相看。干桂花的香味淡了许多,失去了水分的香气是不饱满的。但母亲总是说,香味还活着,会在瓶子里慢慢释放的。

最后,瓶子搁置在餐桌一角,走来走去,我们都会看上一眼。看着桂花的颜色愈发深褐,看着瓶子里溢出了糖水,一眼又一眼,满满的期待与快乐。

要不了多久,糖桂花就可以吃了。开瓶,酝酿已久的香气一下子爆发出来,在花香的尾调又糅杂着糖的甜香,诱得我们直往桌边凑。挖上一大勺,糖汁在水中缓缓化开,干瘪的桂花虽没有丰满的身姿,但留存的香味让它生命再一次延续了下来。平时常忘喝水的我们,会一杯一杯地牛饮。

成家以后,母亲会做更多的糖桂花,一瓶一瓶地让我们带回家。母亲在,我们凡事都有着依赖,母亲不在了,桂花还开着,糖桂花也做着,可是,由口入心,香甜以外,再添思念一味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91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